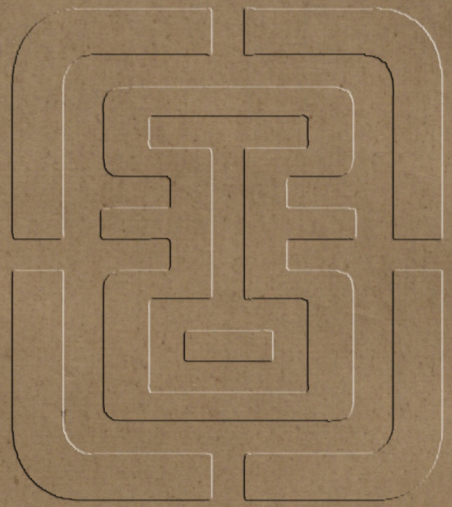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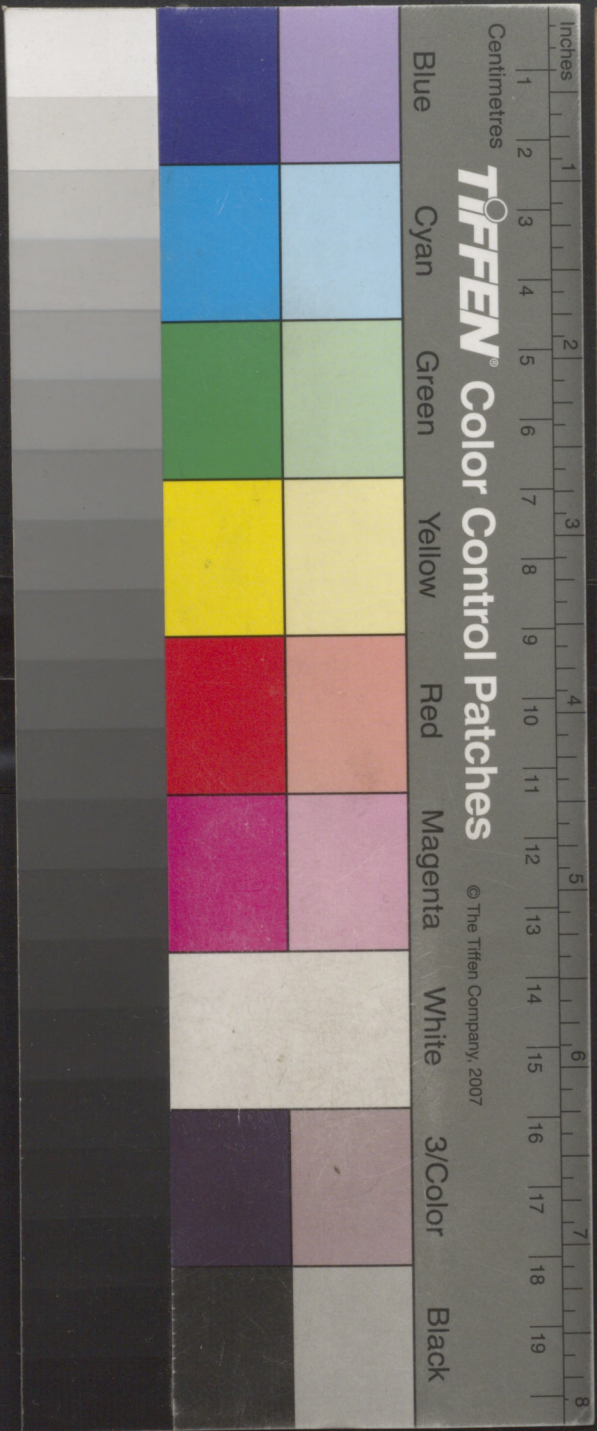


1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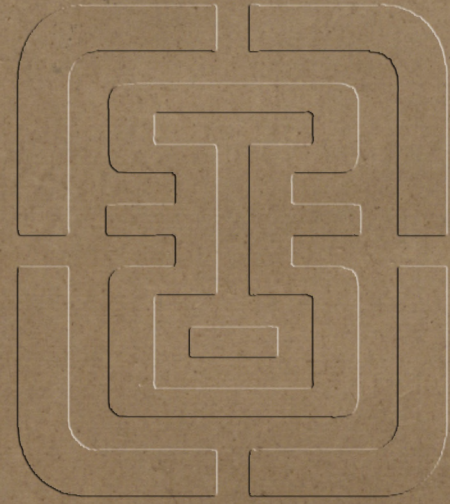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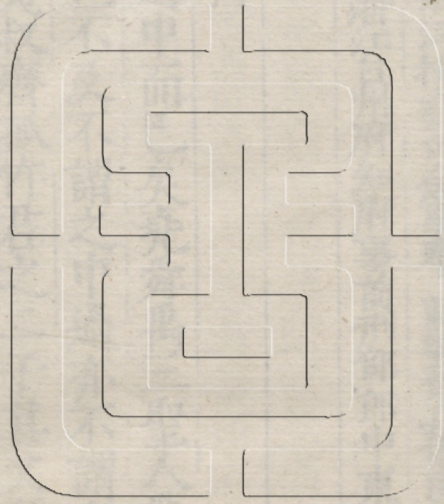
遜志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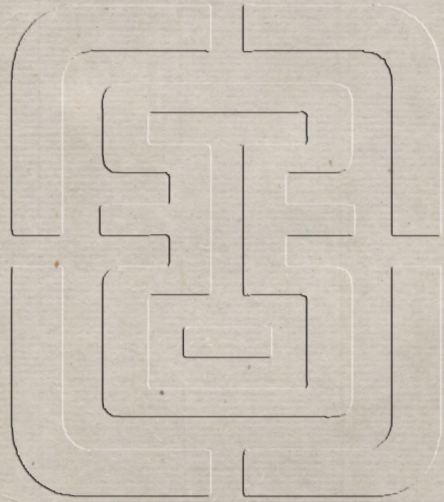
三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遜志齋集卷之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雷簡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夷齊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堯舜禹二聖人爲萬世法一允  
執厥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之中請卽此而  
論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  
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立而逃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于首陽山耻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清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柳有說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此必亂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得而稱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行己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

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上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足可為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

有子

孔子既沒天下之好為言論皆自托為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

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俾肆口恣意摹效語言不特托爲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脩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說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由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爲僞不然其禍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

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荆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矚且趨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攷諸玉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

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猶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顏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爲是說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讐懼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

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許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

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奉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奉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

之也

鄭靈公二首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爲詭詐險側而智能之士莫爲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有智者爲謀有力者爲戰有才者爲之治所爲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爲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

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已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爲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已爲智而笑他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笑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忍杯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忿子公之咲而言夢爲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夢無徵而乖其素望此見女子相詭之恒情小人譎詐之私智爾子公怏怏而染指咲而救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



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弒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治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覲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篡殺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寬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旣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鼎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逞詭詐之智斬於杯羹以取強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恠哉

故卮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醜毒皆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大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哉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

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已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橫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蒂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弑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

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斬杯羹而不與以取怨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嘲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鬪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况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爲榮決然而斬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慙同列之人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耻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笑也况子公丰筭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

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

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已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旣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旣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

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

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

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圖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樂毅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

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

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  
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  
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  
畏其兵威力疆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  
威旣振所不下者皆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  
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  
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  
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  
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  
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

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  
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  
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  
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  
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  
用之則大治猶之救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  
之則充實奚可謂救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之爲  
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曹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

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甚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速矣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遽騷之以制度文爲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餒之人不可以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餒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

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酤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踈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燭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

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才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婁敬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旣夷剪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即奉宗廟百官而從



之夫敬徒謫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  
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  
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  
其術可謂甚踈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  
言論必且咲其妄而帝即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  
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歛  
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  
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  
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  
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

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  
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  
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  
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  
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  
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  
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  
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  
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  
皆爲已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

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  
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踈賤如婁敬而用之不  
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  
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  
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  
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  
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  
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

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  
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  
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  
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  
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旣死君子謂史氏之  
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  
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  
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  
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  
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

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宜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

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霍光

霍光以樸直見知武帝輔少主廢昌邑立中宗功烈爲漢伊尹而身死受赤族之誅世嘗疑之曰是烏足疑哉光之獲全其軀亦已幸矣賞罰生殺予奪者天之大柄授之天子使奉而行焉者也故是六者惟天子得專之然猶不敢私任其喜怒好惡以爲輕重而一決之於天功懋焉而後賞曰非我賞之也天賞之也罪盈焉而後罰曰非我罰之也彼得罪於天也其於生殺予奪莫不裁之於天而不敢預存於心以可專之位持之以恭謹至於如此猶且或有不中禍及

於身而殃及乎子孫况於無其位者乎且以伊尹之聖以德則天下莫加以位則爲之師而當阿衡之任以功則相湯取天下致太平三世而至于太甲其格於天而著于民亦已久矣其於太甲也未嘗廢之特奉之居憂於先王冢上俟其修德而迎之以歸其於進退宜無不可時之人孰敢非之然而伊尹旣復政於君即決然請去其位不敢略有顧戀遲留之心何者誠知天之太柄不可以久持也夫伊尹聖人不任其私以賞罰生殺予奪亦昭昭矣猶畏且慎如此彼霍光者自度何如人哉以德則僅若恒人以功則非

有平暴亂安宇內之績特以謹愿偶爲人主所信而托以非常大事計其平日操天子之柄以制群下者幾何年矣其於輕重緩急已不能無私意行於其間乎哉疑然立昌邑旣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爲蓋已側目視光者久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爲人矣不待參乘而後疑之也爲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旣有所托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即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宜辭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紓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

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吾故曰光之不底于戮幸也以其昧於去就之義而不知天之大柄不可僭持也雖然光不學無術其昧於去就不足責也中宗之待光宜亦不能無過焉當歸政之時封之以上國榮之以顯號優游以師傳之禮而擇其之權使光有明哲之知禹雲

山等知威權之不可以太盛而思退戢之道焉光身  
死之餘豈有赤族之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  
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  
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故取族滅者非禹雲山  
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之大柄也  
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  
免於禍乎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  
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為也舍易為而求難知則為不

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為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  
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  
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  
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為而求之  
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  
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  
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  
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鬪爭則可為盡職矣  
不必漆漆然探其所難知以為觀美也能盡其職雖  
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為治職有未盡使天地

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內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隳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况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

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恠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况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灾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瘡者而問之人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灾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靈也非君子之道也

黃霸

漢史稱黃霸爲相功名埶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  
豈有才如黃霸而不能爲相者乎後觀其爲張敞所  
奏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  
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爲難而用才者之爲難夫駒  
駘馱馱可以不載駕而致千里不遇善御之人雖欲  
一日百里不可得也宣帝善任守令而不善任相知  
愛民之情而不知爲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數以  
用而持法太嚴丙吉魏相之徒號爲賢相不過遠  
然行乎繩墨之內醇謹僅足而已非能有所創達施  
爲可爲後世法也豈二子之才止於此宰相之功業

視人主人主善任相雖中才亦足以爲治不能任相  
雖俊傑不能以成功霸之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  
行于民而達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爲相欲  
飭法令則人將以爲過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爲迂欲  
守廉隅則人將以爲拙沛然行於一郡而莫敢禦  
者今皆窒沮而不可惜乎雖有有爲之才安能立不  
可爲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其敕上計吏之事教化  
之一端耳真宰相之所宜爲古之人先務教化缺霸  
豈爲過哉張敞遽毀許之謂其教民爲僞而宣帝亦  
遽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爲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



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敵之言正與  
帝意合故帝信敵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有爲其可  
復得哉王猛慧黠小才非有絕人之智超世之量符  
堅斬除異議之臣而親任之卒并疆國而雄視海內  
非猛難遇用猛者難遇也任人以位而不假之權猶  
不任也假之權而不用其言行其道猶無權也今霸  
治郡則爲良吏爲相則爲恒人任之以良吏之道彼  
則以良吏自效也東之以恒人之制雖欲不爲恒人  
安可致哉噫才有餘而不用者士之責也用之不能  
盡人之才者人主之責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  
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  
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  
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  
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  
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  
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  
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  
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

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虞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

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孰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聞閣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

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猶斯渎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漢章帝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

事可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不熟食走而躓者終身不御馬躓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而爲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殺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爲不合乎心其心悱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爲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賢亦未能免乎此也魏曹不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群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爲

又恒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寬亦不貴乎太察太察則善

者或不能自容太寬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之弊不足以爲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兩失之然章帝之心稍近乎寬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歷二十四帝稱善治者僅數人而章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盡善也今有善弓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弓人豈智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嚴光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

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  
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  
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  
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  
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  
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賢  
者非事君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  
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  
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  
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

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  
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讖而見罷黜  
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  
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踈薄故舊之  
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  
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誚良曰不  
有忠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  
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  
子陵近之

竇武

禍恒發於大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為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已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為賢者也女為太后而身為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甚固為誅之之計當使策謀

預定于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為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為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况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為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特忽其不足畏故耳為計既踈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

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爲心忍，爲慮周，爲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忍之心，行以踈略之計，而不慮其足以爲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遠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矣。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

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脩，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觀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瑤臺瑤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

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爲明恣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

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壠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



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  
愚至以堯舜爲土水而以刑罰爲膏梁所聞者卑而  
所習者陋無恠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  
及王吉爲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論  
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  
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  
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  
孰若不食冀祿之爲高哉苟謂事冀爲不獲已當其

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  
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  
爲患失者之戒乎

趙苞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  
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  
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  
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積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  
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積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  
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

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苟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犢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子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

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許劭

不以窮達易其守者君子也不以治亂改其節者良臣也屈挫於困約者必不能不驕於富貴處衰世而爲亂者豈能效忠於平治之時乎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特畏其劫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

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之去玄  
夜而就白日特不敢肆其噬齧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  
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  
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  
漢諸葛公唐之郭子儀者近之矣故受任於敗亡之  
際復起於退閑之餘有蓋世之功而歆然不居挾震  
主之勢而人不之忌彼其存心積慮一本乎至誠而  
不以絲毫之僞雜乎其間是以上而君安之下而民  
悅之其功業之盛卓乎無繼者以是故也彼曹操者  
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略寓誅殺於嘻笑藏猜狠於

簡易此其事主御人應物達變者舍詐與譎莫先焉  
故雖梟張烏合於一時能盜漢之天下而不得天下  
之心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  
唐亦終爲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固當爲  
亂世之治臣操何德而堪之吾故曰劭之論劫於操  
而發耳非所以論操也

華歆

士固有德有餘而不善用者然操履不失乎正雖不  
長於用無害其爲士也若華歆者專制一郡拱手而  
見奪於人其才不足稱矣又不能固守而役於曹操

爲之弑天下之毋此誠小人之無耻者而當時謂之良德有德者果如是邪史乃以其少時鋤地得金視而棄之與管幼安揮去不視分優劣幼安百世之士清介之行老而不衰與其初志正稱以歎比之不啻大豕之於神龍懸絕甚多世俗論人槩以小廉細謹信其大節早年所踐料其平生義士仁人不以可欲惑志而好名之士多飾詐以釣名夫豈可不深辨邪

諸葛孔明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

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魯張陸之徒皆不

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歔然虛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事功之

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禹稷與天地並而顏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餒死無以自存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顏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若孟子可謂善觀人矣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也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其所不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興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

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乎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 龐統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旣衰上不知所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生爲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

其謬豈不甚哉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爲迂而不爲固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爲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安可謂儒生不足用乎自徽所稱者觀之若諸葛孔明之言論事爲其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者不可也然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

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王者之用  
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王者  
患乎德不弘道不洽不患土狹民微也昭烈居荊州  
之地能喻之以道俾民樂生而趨義吳蜀之民固將  
棄其主而歸之矣苟爲不然以四海之衆而見奪於  
亂臣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能輔其主以仁義敷  
大信於海內而導之爲齊桓晉文所爲之事其才智  
不足稱矣安在其爲俊傑哉或者以昭烈得益州故  
能抗吳魏不知其不能興漢之業者自取益州始昭  
烈非有匹民寸地之基特以區區之信義感激人心

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虜璋而據其位由是魯肅得  
以讓請關羽孫權得以分裂荊州而昭烈之聲威損  
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先王之智謀兵  
力非能遠過於後世其能以弱制強以小服大獨何  
耶以其養才立教無不可用之學無不知道之人也  
夫行一法而使弱可強小可大雖不求功利而功利  
豈不遠哉而世主顧忽之以爲儒生不可信之言  
疑 衍謂之善治殆猶未也

諸葛誕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

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  
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凜  
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  
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譽國絀君取富貴  
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  
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晉論 二首

書不可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爲尤甚同時而仕同堂  
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  
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

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况於世之  
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  
時之得失意揣心構以補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  
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爲毀譽  
或務竒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駭人之視聽而駕  
爲浮辨自左氏司馬遷班固不能免乎此弊况世之  
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以考  
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  
盡信史之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  
有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



以司馬王儀引罪于已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傅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爲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盛德無繼者善多闕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之以微見

頌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况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爲柰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者也徒信而不知其非安在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爲苟信乃所以善信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能也

微見下  
疑有缺

有天下而無天下之慮是以天下與人也天下固非知慮之所能守也然而先王終不敢忽人事而不脩以爲盡吾所當爲俾無復遺失然後可以奉承天之與我之意天之予奪豈偶然哉其得也必有所自其

失也必有所致天非不欲人得其全且久也然數百年而僅一見者人不能盡其道天雖欲與之而不可得也拔人於衆庶而命之官孰不欲其久哉其或未免於危敗者有以致之非其君之不與也自書契以來享國最久者莫如周本於積累之深遠固然矣求其經久保大之法上輔乎天道下宜於人情山川草木之性鳥獸夷狄之類莫不曲盡而各有以處之堯舜之治不着是之詳也聖人豈好爲是煩悉乎不若此而至於亡者皆闕天之命君子不謂命也漢之境土分裂數十載自司馬氏父子襲蜀虜吳起而一之

可謂盛矣其赫然而南面而帝不惟識者知其宮闕將傾子孫不保奸雄黠胡亦掩鼻而笑之

盛充

其去兵過蚤立子非賢之所致孰知其失有大於此者乎誠使法立而制定餘教遺德流溢於海內雖刻持以而諸臣民猶將稽首屏息而尊事之况

君之嫡乎中國夷狄不使相淆疆弱富貧不使相懸上下有分內外咸叙雖揖讓而治可也奚獨於兵之恃晉之君則不然禮失於上而不知法弛於下而不舉風俗弊壞而不能振教化缺失而不能脩視其朝則大臣分黨而相軋貪墨而無厭視其野則胡虜雜

處於近畿而不爲之防庶人奢縱僭侈於下而不爲之禁雖以中才之主繼之不能免於亂矣况駭豎悍婦居乎位而重之以倫穎之徒犬鼠之屬哉懿師以狡計詐力潛攘默竊歷數世而後得僅一傳而失其十九骨肉相殘卒爲夷狄所轢籍有國以降未有子孫受禍若此之甚爲中國害若斯之酷者也豈非取之不以道守之無其具故耶取天下而不以道者禍必及其子孫漢之呂氏唐之武氏宋之金寇或戮及其妻子或後嗣幾無遺類雖人事之變亦天道之不可誣者然此三代者以其有守之之具故危而復安

衰而復盛而晉之既微累有篡弑之禍以其治具之不完也取天下而不以道是以天下禍其子孫也守天下而無其具是使子孫禍天下也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惟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

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  
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  
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  
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  
可以兼并然而却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  
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  
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  
於劫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  
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  
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

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  
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不敵  
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矚其旁而欲攘取之臨  
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  
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  
至於弑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惟蓋舉中國而從  
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欵悲痛不忍  
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  
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  
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

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二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群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旣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於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

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興江左謝安以此勝符  
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此以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  
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於鈍有者  
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  
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  
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  
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且  
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  
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  
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

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  
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  
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  
等猶不易况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  
溫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為豈是時晉室之衰甚  
矣使浩為相能與驩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  
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愜復其外浩備  
為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  
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為不能為之事而圖不可圖之  
功踈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

智術之疎殆與堅子無異固識者所竊笑而俟其敗者  
卒取廢辱豈温之罪哉温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  
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蓋浩率易  
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  
可有爲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  
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  
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  
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郭巨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竒順令申生之恭君子

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  
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  
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  
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  
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  
者猶已飢之放麇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  
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  
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  
天曷以賜之金乎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  
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

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王彪之

人恒病乎才略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略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畧之優而尤貴乎用之得其當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爲義用以爲盜賊之事則爲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

時而智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於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少緩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篡弑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犬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嚙之效則善矣不然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狎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知所爲之頃乃爲之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采毅然定太后令而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爲也哉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迫膚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厲



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溫於朝奮笏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強臣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之下而後世猶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朓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而卧朓才智非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朓類邪

梁武帝

疫癘之生必自內不足者始疫癘不能擇人也內有不足則虛虛則自疑自疑其疾疾有不至者乎異端

邪說者道之疫癘也其入人者外疑作虛無主而多疑者必先奸之飶於梁肉者不求藜藿身無罪戾者不問赦宥豈忽於味而薄於惠哉足且無疑也梁武帝以帝者之貴區宇之富驍雄英果之才力足以奪取人之國家勢足以制萬姓脩短之命及其志得功成顧屈辱於佛乘素車食瓦噐服庶人之衣冠而願爲其奴其志獨奚求乎蓋生於疑且悔也恒人少壯時挾勇往之氣爲逆理異常之事以爲當然而不恠至於既老而所爲畢成所志盡獲其氣亦且衰矣於是追計平生之所爲可愧可恨者雜然心目之中思

可以自贖之術而一洒之當此之時有告以佛氏之說者必將善而從之矣武帝以詐力攘人之國而弑其君滅其子姓其用兵畧地攻戰捍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熟念之孰非可悔者乎悔甚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說有觸于心以爲惟此可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爲佛氏所云利益於身者皆不吝而爲之卒至舍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佛氏之人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恒理也哉王者之法有贖刑惟殺人不可贖使殺人而可贖

則殺人者愈多矣天之常道善惡各以類應爲惡而知悔少貸其罪則可矣今其言謂雖窮凶極暴之人能幡然自悔則可以成佛是教人視爲惡爲無罪而啓僥倖之門也其妄不亦甚乎且有爲而爲善者爲利無爲而爲善者爲義以義存心者爲君子以利存心者爲小人利於免罪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而梁武欲以此自釋固已蔽於擇術矣欲免於禍得乎使梁武稍明王道知前之所爲不足以順天服人則勉爲仁義正家而正天下子弟輯睦小民親附則可爲善國矣棄所當爲而惟異端之從蔑倫悖教無事

之時子弟已叛于下身幽於盜賊擁兵者環顧而不  
救憤怒而相屠不至身死國亡而不已向之所爲適  
以爲害夫豈有利哉古之聖人忍殺一不辜行一  
非義而取天下所以正其始也不敢舍仁義禮樂而  
左道小數必屏絕之所以善其終也始以詐力終以  
異端此梁武所以亡也

魏孝文

昔者舜命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  
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  
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

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  
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  
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  
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弑其夫其罪爲重故於  
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  
而與聞乎故其罪爲輕故於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  
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讐母之義  
則等也是以於其葬也皆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  
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  
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皋陶之

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醜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已故而弗爲服况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讐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

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母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讐之則子之弑母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弑母而復讐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子之恩况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者徒知父之讐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

之比苟惟伸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讐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於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讐母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

得而讐之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殲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篡賊也子雖不忍讐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崔浩

子路問成人孔子荅以滅武仲公綽卞莊子三人者之所長而必謂文之禮樂而后其意猶若不足於

此者始誦而思之以爲何成人之難如此耶旣而得其說然後知聖人之言窮萬世而不可加損也徒智而不能無欲則將舞其智以爲姦徒勇而不能無欲則將恃其勇以爲亂無欲而不能燭之以智行之以勇則將局爲狷固陷於愚僻而終不能有成兼斯三者而又有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庶乎合於君子之道矣不然三者特一行耳操一行者天下豈少哉秦漢以下諸葛孔明視成人爲近之張子房備是三者而禮樂不足謀海內之事無遺策可謂智矣而未能不離乎詭棄三萬戶而不受辭權利而不居可謂無欲

矣而未能不近乎矯報讐秦項之間不遺知力可謂有勇矣而未能皆合乎義然比之當世之士則無過子房者矣固一世之傑也若聖賢之大成則豈如斯而止哉拓拔氏之崔浩嘗自謂其才可擬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錄不肯屈爲之臣及遇高祖則曰沛公殆天授遂從而輔之不去子房非苟云爾也君子莫先乎擇主有濟世之術而不知擇可輔之主則爲棄其術遇可輔之主而無濟世之術則爲速其禍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旣定則欲引而去之使

君臣之間坦然無疑昔之料敵制變出人意表者今皆歛戢韜秘不使毫髮發見于外說客謀士之態一旦化爲醇儒靜士而人不之覺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此子房之智也浩之主夷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恠恍惚之說叅之以揣摩縱橫之辨智術蓋於其國權勢行乎群臣之上使人主忌其智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矣况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子房既智而守之以無欲故全浩以智濟其欲則歸於不智而已人之有

智猶地之有水然用之順其道物資之以生地利資之以成苟無以制之則浪溢泛濫適足以爲地之害君子之爲學必也本乎仁由乎義立乎其大者而用其智智發乎仁義天下之大智也不仁而欲用其智幾何不爲崔浩哉

蕭懿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爲難使惟知守死之爲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爲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遠甚率其所爲亡齊決矣蕭懿之入爲尚書令也誠有忠蓋之心

告于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寶寅輩而立之而廢  
東昏以侯還第則齊祀可延姦雄執兵柄者雖有跋  
扈不臣之心亦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  
狂而不能爲之計歛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  
其弟之爲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禦也雖曰守死不二  
而豈足爲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強臣陵上不少  
顧忌視廢辱其君如易奴隸勢可以爲亂而不忍爲  
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固豈非亦可尚哉

甄琛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

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  
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  
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  
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  
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剥民以  
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  
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  
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  
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醢



鹽當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群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旣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鬪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訾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

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恠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

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於天天固有所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遺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作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袁粲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耻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爲仁管仲之非仁孔子豈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爲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爲

美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霆霜露雖以殺伐爲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兼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爲言論者持法太刻而責人太備或以已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義夫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鬻國小人袁粲宋之忠義大臣也繫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

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裳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爲慢涉水之攝裳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內外之臣有威望者必剪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釋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義宜是也

夫豈有過哉約攘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命而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咲甚至於鬻國弑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亡奚若守道以死之爲愈乎後之患失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周齊之事

姦雄之主國其慮患極於精微防禍極其周密除其所忌惟力是視不使有萌蘖之存其爲計莫不自以爲工矣而不知禍患之生常出於其慮之所不及力

之所不能報應之速不失分寸而其圖人者適以自  
圖滅人者適以自滅也觀於周齊之事何其著明哉  
初高洋既篡魏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疆盛恐其  
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爲無足慮  
者矣後十九年而高緯爲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  
死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宇文氏之計行亦自謂  
莫之能侮矣後五年而后父楊堅拱手奪其位宇文  
之族幼子單孫無一存者其受禍之酷亦如高氏焉  
高齊之滅元氏當陳武帝未定巳卯宇文氏滅在宣  
帝大建辛丑始終僅二十三年而三姓相滅俱盡而

無遺當其盛時氣燄熾然逞其威震於勢窮力屈之  
人自意雖天不能違之而瞬息俯仰之間灰銷漸盡  
同歸於殄滅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曾何  
足恃乎三代聖人不肯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非惟  
道之當然不忍以一身之貴富易子孫無窮之禍也  
故無功而得天下禍其身者也殺人以逞而欲保其  
國家禍其子孫者也

###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  
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

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旣欲歸朕朕惟教以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爲人

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爲比求其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強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與之比者幾希

蘇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

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於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群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興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爲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

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群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群盜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爲善乎感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於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虞其群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僞爲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

卷之五  
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籠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善殺於殿庭之間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耻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恠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爲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

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爲喜必以無功爲耻苟自耻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強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

之術者多死於覬覦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彌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

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溫芟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唐高祖

人之恒情多耽於所樂而不忍舍自十金之家以上



推而至於天子盡地之所產以爲富極人之所尊以爲貴其爲可樂亦大矣自能明智聰達用心於事物之表者雖千金之微猶不肯釋以畀人而况其至大者劉項以此戰爭曹馬以此而凌人之孤寡世之亂臣賊子以此陷滔天之誅而不辭皆知其爲可樂而然苟知其爲不足貴則持以與人可也而况父子之親乎古之人主眷眷於有位或除其所可愛或吝於所當與既老而諱言死將終而不立嫡者衆矣識卑而量狹不知盈虛消息之道爲宜然是以卒至於禍敗而莫之救也唐高祖固中智君也而能於天下始

定之時授太宗以位而無顧戀之態豈其明達有以與聞乎道耶是蓋不獲已耳太宗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宮內使其心膂武力之臣操兵至於君父之側而高祖不知其事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蓋深爲之懼潛爲之怒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亟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迫人之勢而太宗亦安然處之以爲當爾而不惟吁此其時爲何時其事爲何事邪傳位之後又閱十年而崩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爲甚美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蚤爲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幸也後之

君子書其事於其前曰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立世  
民爲太子於其後曰太子即位而高祖不與焉然則  
其傳禪之實不亦著明乎

唐文宗

人君不患無才而患德不足輔其才不患乎無德而  
患乎不能用其德有德矣無才以用之則近於愚有  
才矣不本於德則流於譎兼而備之者惟聖賢爲然  
自三代以下漢之武帝中宗唐之太宗宣宗皆優於  
才而病於德者也元帝之仁柔文宗之恭儉德有可  
稱而才不逮者也二者均失也然揆鄉閭之行則才

不如德論天下之功則德僅可以自守而才尤可以  
有爲與其愿慤而制於人不若剛果英毅者之易輔  
也文宗之操行唐諸宗皆不能過然而無益於危亂  
內困於刑臣外削於藩鎮者何耶有圖治之心而無  
爲治之畧有獨善之德而無濟世之才也治天下與  
爲家異謹言篤學持小廉守小信無怨惡於人匹夫  
之事得矣爲君則不然明以別賢否而處之各當其  
位仁以立政教而使宜乎民心勇以及事之幾而致  
其決智以通物之情而盡其變剛而不猛柔而不縱  
簡而不怠自疆而不勞而後天下可爲也斥李德裕

而用宗閔訓注不可以爲明不能革厲民之政不可以爲仁可會之幾陳于前而不知應之之術不可以爲勇蔽於近習姦佞之徒賞罰不造乎功罪不可以言智惟恭儉之節粗若可取亦特匹夫之行耳雖耻爲凡主何能免乎然自昔人主鮮能自知其過窮兵黷武則妄擬於湯武之師優游姑息則比於堯舜之政言利則以利民爲辭廢嫡則以擇賢藉口較其所爲皆蓄禍致亂之道而其心方欣然以爲聖智者甚衆文宗獨愧歎自謂不及赧獻其天資之美蓋可與爲善者也使得賢者濟其所不及豈遽不若宣宗哉

然則非特才之罪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日

卷之五  
三十一  
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體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僞詈笞辱僞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義

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詆又恐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於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誅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

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 郭子儀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耻而名譽大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

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爲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爲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况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爲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

自明也子儀以爲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爲子儀曷爲而爲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沛公入關而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識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群小而未有以不臣爲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際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唐莊宗以童子提數萬之師虜劉守光父子滅梁而夷其家廟命將入蜀取王衍若繫莖之脉據千里之地而號令天下何其壯哉及志得功成勲臣外潰奴隸內叛疋馬獨出歸身無所流矢一集骨燼廡下妻子傾散屠戮人手與其初若二人之爲者何也人之所恃以呼吸簸運萬物之變而與之推移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絲毫而不爲歎大塞天地而不爲盈挫之以困辱而不屈處之以尊榮而不驕弱壯老耄更易乎其身如閱一日之旦暮彼有以爲氣之主故也惟隨其所使而不窮隨其所寓而皆安衆人之

於是氣也萬物爲之主而反爲氣所使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氛如暴雨疾雨之湧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湏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莊宗者非真知義與利之辨明於君臣之道者特假尊唐之名以求遂其欲得之心耳故其初鼓少年之銳氣足以眩惑驚駭庸常之人而稍有識者固已竊咲之矣及其所欲既充向時之銳已盡則索然沮壞不復自振而盡於嗜欲便佞駭夫弄豎皆得蒙覆而蔽壅之於是刑政隳紊表裏俱亂由其爲氣所役而莫爲之主故也均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

養者爲虛氣爲氣之正者不變於物持虛氣以應無窮之機其有不頽散者乎有志乎事功名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區區之虛氣求以有成非君子之所知也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校

遜志齋集卷之五

遜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南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西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



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

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實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

其賢而彰已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讒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疑當作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愠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幾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

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言而善人之類銷矣

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害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

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  
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  
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  
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  
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  
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  
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  
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媿

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  
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迂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  
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  
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惟其身雖生其心  
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  
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於世  
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

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水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

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恠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鳥獸耶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恠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恠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恠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

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罽唇掀鼻俯膺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

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恠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繇繇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

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恠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干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

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  
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  
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  
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  
種又同其一人薊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  
籬不固一日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  
治時雨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  
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  
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  
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

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脩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  
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蓄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  
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入之道離而命  
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  
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  
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菜而  
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  
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  
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醕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  
故其民多富而少天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



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漑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不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閎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

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穰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愠其誕矚其夜躡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

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  
角角墜振其鈴旣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  
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  
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  
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  
不知其非鬼

床裂一  
字疑誤

###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  
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  
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

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  
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  
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  
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羸縮士嘗遊錢  
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  
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  
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  
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  
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

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叙誠平物之罔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

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刑爲梟爲異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

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眈眈焉矚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聾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聾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

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

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咲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竒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

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不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

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管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瘁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覈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

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續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金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

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大咲以爲不足患旣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咲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剝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

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合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旣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旣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

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痍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况乎視之以至踈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

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



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  
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  
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  
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郟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  
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  
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  
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  
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儼於老彭之好古左丘  
明之知耻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  
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

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  
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  
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  
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  
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  
見其善學也歎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  
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  
耀銜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  
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燥之以九年之  
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

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鯤鵬蝦蟇巨細並育乎其中  
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  
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  
浚其源哉無着岡之高也無若甕盜之狹也卑取而  
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  
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  
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輓折  
而輶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

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効而  
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咲其拙越人以爲  
給已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  
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  
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  
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  
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  
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  
愿者以小慈爲仁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  
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

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輶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償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爲已憂則爲善學矣袂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子穎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

率儔輩從予以爲學子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穎之爲善學者矣也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况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穎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

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穎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

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莘尹叔旦攸師者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神秘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瀕鄙賜億柴愚睨不嘽心恐受其汗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斂恒若不豫瞠乎若有望而又失焱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企乎如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人情之交咸有歆嗜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胄穹門邃戶畫稅雕楹文簾珉礎蘭分麝翁錦爛綉

明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鍾擊  
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進奠卮獻簋態  
妍意姣目挑頤許其味則熊膳豹胎蛟香麟脯天鶴  
海獸江瑤林雉珎恠譎詭燮舌暢齒雖易牙之善調  
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  
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  
筵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  
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  
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  
希驥騶駼之馬長戟麾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

魚駭殲林罄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剝血爲酒鞍負  
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  
羨藿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猶無失  
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  
跖平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  
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  
遠故願得意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  
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獎典飭胃行必全  
於兼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  
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

下建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之一則見  
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備特之才  
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  
亦何其碌碌也邇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  
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銖十 桶 有若干今之  
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汗天覆日明榆山擗穴旁  
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  
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  
爲公卿或以常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  
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

之據崇座寢大厦御史控胥呵咄叱咤 五馬靜途  
群臺轡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  
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  
詐側足而睚眦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爲敷惠和之  
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才 之威培  
削 骨髓殺戮慘速嬰聲張勢盛顯拔鸞旗丈  
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  
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  
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丞民之生紆紆孰  
孰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

嗜欲之情後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  
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  
智神武者而俾爲君主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  
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  
而彌敦譬之九戩之綱必揭之綱目乃不棼六馬之  
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  
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  
廷社稷安而衆所驩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區  
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棖刻桷  
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

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闐變色則海內膽裂微  
笑而八荒春温在人主之前進退否滅黜邪進良唇  
虛緩絞齒利劍鋸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顙階頰屏  
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卮酒必償賓  
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逋  
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  
而構裳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  
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  
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  
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

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網緼紛紛雜沓轆轤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孽旁覩疑矚仰窺俛察竒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晰揜操簡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閔衍軒豁昭羅星火交揭日月置罟千紀蒐獵群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縮結山載海畜羈幽汙鱗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剗刮蕪穢誅伐驚逆搜亡緝絕以有六藉典謨雅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

鬱頌純而和雅肆而達

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

變憤怒蕩涵怒而不爭刺而不訐

正樂而無佚春

秋主斷嚴簡于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

有本末宏充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

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

簡續常韓轅申毛說詩之師書出耄伏口語嗚伊孔

壁嗣興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

擊他岐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

涅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群哲紹而定之

提聖之心表之通達砭去積疢掃除目翳經至於此



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贗河圖，近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咕咕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學者忽常好大喜為，謗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不敢慕也。公子曰：聖祖教分別為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為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橫，本乎一根，歛入無朕，散被無垠，厥胤于鄒闢，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袞。

衣大圭，視若孤豚，狙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仁義耳，寒不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儼瓊河，海耻富綺綉，推溫違者，雖疆而踣，循者雖弱而存，疏鑿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渺絕，倫揚雄吃而靡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者書要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仇弟，昆關西之英叅，翔以騫敬以立，儒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燁然如暎，遺書之多寶，璐璵璠文行而南，大發于閩，手抉衆流，屬之崑崙，縑絲縑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若莊周荀况，糠粃當世瓦礫，諸子汗漫淪漚，無有涯。

淡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茂禮義管商功  
利晏墨吝鄙非析翊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  
蠅不常致客呂覽以叙采掠攘掇咸有綱緒屈原申  
憂怨不至誹瑰竒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  
斐事糅道厖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  
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  
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  
唐裂去綉絺易淫以淳反麗以俚舐嘲異端軻雄是  
擬柳李皇張胥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  
代四氏繼起豐約溫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

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恐  
力未迨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耻之故恒有所思乎  
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  
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  
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裨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  
吾家兆庶吾股肢疼則唏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  
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疇瘠胼胝䟽壑  
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  
修彛文武易暴叔旦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  
數世不刑而威羸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旣安而鮮

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微成績唐任  
齡晦小康乃覲宋之真仁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  
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嚮  
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褫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  
理風乖俗敦椎結旃裘獸攫羝蹠禮義湮亡化爲夷  
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真人仗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  
西勦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扶魑魅焚炙  
龜牲殫智疲神大熟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  
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  
乃鞏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

經營一紀而庶績不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  
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歎焉有陋往代而卑  
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  
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弧非一絲之絃立功垂  
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  
設施建述之序何華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  
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徵  
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  
民悅而不忍捐將王而巍巍抑霸而熒熒將漸之以  
禮讓抑道之以詐譏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

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爲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隨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子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覲者

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穿箭不窺蔽藩穴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上以旌賢貶爵行罰以懲愆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

病民之無叙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媯戚朋友以敬以愛主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歛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爲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滯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禺子在抱而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

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譬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庶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

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多有缺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爲天下之事皆所宜爲  
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  
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  
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爲揆於道如何  
耳奚顧人之好惡乎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爲夸也  
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  
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扇颺于前適甚就

睡久之童子亦睡投扇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  
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  
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嗜面毛髮盡豎肌肉  
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  
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  
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幃旁見燭亂散如螳如  
蠅利觜飮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  
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  
烏能爲人害童子拔高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  
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

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咲曰子何待已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上氣網緼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狝羽毛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

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有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臨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嗜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嗜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

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塞鼻窒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  
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  
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  
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爲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  
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  
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爲子之鼻今  
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必芳我聞我知俾子佩  
藏槁猶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

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  
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單爲風所加外鑠內鬱壅我鼻  
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  
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  
鼻窒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  
不求適維道是奮太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  
致毒知炎土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  
荼毒之禍方當如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  
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頽惰當祁寒時  
遽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



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庶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工以獲爲薰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興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達况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氣旣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

能使人無銜檠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况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爲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

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閼之方書天下之疾  
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  
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  
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  
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  
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  
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效者有披甲馳  
馬操劍禦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  
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  
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

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  
敢染唇或噉腴鮮甘厚味而或羨藜藿或袂衣以  
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  
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  
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  
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卧而無恙使  
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鬻層水而取  
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  
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  
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

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堊師食無所截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犁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

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

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  
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  
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  
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  
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  
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  
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  
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

庶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  
爲而成熟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  
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  
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  
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澆糾慝化虛爲盈乎萬彙咸育  
刑息讓興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  
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舍經舍經勞而不逞  
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迫隘

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  
曷以弭暴蠲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晷辰交  
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跋乎欲民之訓省苛察  
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  
仁煦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勲  
乎內外咸修治斯殷乎

莽莽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扈服詭形乎嚶嚶侏  
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勿吾  
嬰乎摩疾療飢舍已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雖可春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歷  
可爲楹乎榱楠可爲宗乎牛可以駮乘乎馬可以軌  
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  
乎

方仍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  
不頽乎周曷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遽顛乎厚基廣址  
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  
豈尚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諫諍自其始乎  
宋尚儒術奚而中圯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  
其以寬乎牛飶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擣戈召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  
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  
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  
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  
爲電安發而爲雷乎將一氣之行於冲漠人固莫得

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躋羿篡如蓬藜乎豈天畜其  
賦乎抑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  
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翟之野  
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  
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摛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

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遠楚能至越乎志在修籬能知道乎鑿江浚河

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旣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攫者貴

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

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輾蛙果有幸乎彼起與籍

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害乎居天之位弗治

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太柄而睢

盱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畜其後而困其軀

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闕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兔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  
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  
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  
見羊躡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躡  
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  
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梁食犬豕乎

五狼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宣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濟天胡弗側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  
不息主無惡乎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額額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稽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齧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

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曉曉以誑彼恫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閭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

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倥傯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汗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惰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歛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怛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爲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耻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亂乎漢網彌闊奚不犯乎火逼牛尾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鶉乎屈爲傭隸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封建莫復天下爲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爲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

微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群臣皆謂有鰥在下  
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  
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螭極螭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  
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  
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踈數姑未論焉有聖人  
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  
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  
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

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  
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  
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  
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  
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  
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  
異乎此顏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皙也伯魚也  
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

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

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采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

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果何由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爲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詖之說以惑世博通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

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

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越綱要而織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少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叅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強者有間矣而海內久安終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質言之

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螽或鶴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

謬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蒞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

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問欽覩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令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僕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爲治

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叙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溫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叙朋



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  
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備而可致歟若  
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  
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  
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  
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况  
聖謨之大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  
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  
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

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  
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  
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  
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  
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  
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  
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  
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  
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于篇將以觀多

士之所志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鄉 戴慶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六終

